



白話精華二十四史
宋史

译者
张焕君

宋史

[六]

总主编 张传玺
本书主编 毛佩琦
副主编 张焕君
皮庆生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教育出版社

白话精华二十四史

宋 史

(六)

[元] 脱脱 等撰

本书主编：毛佩琦

副主编：张焕君

皮庆生

译者：张焕君



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史 (六) / 毛佩琦主编; 张焕君译. -- 北京: 现代教育出版社, 2011. 1

(白话精华二十四史 / 张传玺主编)

ISBN 978 - 7 - 5106 - 0408 - 9

I. ①宋… II. ①毛… ②张… III. ①中国 - 古代史 - 宋代②宋史 - 译文 IV. ①

K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1794 号

白话精华二十四史 宋史 (六)

出品人 宋一夫

责任编辑 纪双鼎

责任校对 李 硕 杨 婷

责任印制 刘兰兰

照 排 创新排版工作室

出版发行 现代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 504 号 E 座

邮 编 100011

网 址 [http: //www. chinamep. com. cn](http://www.chinamep.com.cn)

电 话 010 - 64256130

传 真 010 - 64251256

印 刷 中煤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 6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6 - 0408 - 9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律师: 商广伟, 电话: 64251256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卷三八三	列传第一四二	
	陈俊卿	1
	虞允文	8
卷三八四	列传第一四三	
	陈康伯	18
	梁克家	22
卷三八七	列传第一四六	
	汪应辰	24
	王十朋	30
卷三八八	列传第一四七	
	李焘	36
卷三八九	列传第一四八	
	尤袤	43
	袁枢	49
卷三九一	列传第一五〇	
	周必大	53
	留正	59
卷三九二	列传第一五一	
	赵汝愚	65
卷三九三	列传第一五二	

	彭龟年	74
	黄裳	77
卷三九四	列传第一五三	
	胡纆	84
	何澹	85
	郑丙	87
	京镗	87
卷三九五	列传第一五四	
	楼钥	90
	李大性	92
	陆游	94
卷三九六	列传第一五五	
	史浩	97
	王淮	101
	赵雄	104
卷三九七	列传第一五六	
	刘光祖	107
卷四〇一	列传第一六〇	
	辛弃疾	112
卷四〇三	列传第一六二	
	赵方	118
	贾涉	122
卷四〇五	列传第一六四	
	李宗勉	126
	袁甫	130
卷四〇六	列传第一六五	
	崔与之	135
	洪咨夔	141
卷四〇七	列传第一六六	
	杜范	145
	杨简	153
卷四一二	列传第一七一	
	孟珙	158
卷四一四	列传第一七三	

	史弥远	169
	郑清之	172
	史嵩之	176
卷四一六	列传第一七五	
	余玠	181
	汪立信	185
卷四一八	列传第一七七	
	陈宜中	189
	文天祥	192
卷四二七	列传第一八六	
	道学一	200
	周敦颐	201
	程颢	203
	程颐	208
	张载	213
	邵雍	215
卷四二八	列传第一八七	
	道学二	218
	杨时	222
	李侗	227
卷四二九	列传第一八八	
	道学三	231
	朱熹	231
	张栻	247
卷四三〇	列传第一八九	
	道学四	253
	李燾	258

卷三八三

列传第一四二

陈俊卿

陈俊卿字应求，兴化人。自幼庄重，不苟言笑。其父去世时，按照礼制守丧，如同成年人。绍兴八年，考中进士，授予泉州观察推官。勤劳敬业，一丝不苟，同僚举行宴会，常常婉言谢绝。有一天，州城中发生火灾，太守汪藻急忙前去巡视，发现很多下属都在某处饮酒，俊卿的轿夫也在其中，于是都因为迟到而被责备，俊卿并不声辩，只是连连认错。后来太守了解到那天俊卿并未赴宴，便询问他为何代人受过，俊卿说：“我不能阻止同僚们宴会，又让仆人代替前往，怎能说没有过错？当时您正在气头上，我又怎能为了自己解脱而加重别人的罪过呢？”汪藻听后十分佩服，认为自己在气量上有所不及。

任期结束时，正是秦桧掌权，看到俊卿不依附他，便授予他南外睦宗院教授的闲职。不久又加授通判南剑州，任命还未颁布，秦桧一病身亡，这才任命为校书郎。孝宗当时还是普安郡王，高宗下令选择端重宁静之人担任辅导之职，于是任命俊卿为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讲解经书，时时寓含规劝之意，面色凝重，长身直立。郡王喜好蹴鞠，俊卿于是诵读韩愈劝谏张建封的书信加以讽谏，郡王欣然接纳。

累次升迁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先上奏说：“人主以兼听为美德，以至公之心为根本；人臣以不欺为忠，如此才能恪尽职守。人主统御臣下的方法，就是恩威并施，抑制骄悍之将，设法鼓舞士气，那么朝廷才能纪纲整肃，号令通畅。”紧接着便上奏弹劾韩仲通，说他本

来是通过大兴冤狱而依附秦桧，得到重用，现在秦桧的余党都已经驱逐出朝但韩仲通却安然无恙；刘宝镇守京口，克扣军费，又抗拒朝命不分兵驻防。最后，二人都受到惩处。汤思退独掌朝政，俊卿又上奏说：“冬日无云却雷声隆隆，这预示着宰相上不合于天心，下不满足人望。”高宗于是下诏将汤思退罢免。

当时各地屡屡出现天灾以及异常天象，而金人入侵的形势也越来越明显。俊卿于是上疏说：“张浚精忠报国，至老不渝，臣听说有人散布谗言，说他心怀异志。张浚之所以受到战士拥戴，士大夫也对他十分推崇，是因为他一向为人忠义。否则，所有的人都会离他而去，谁又会和他一起兴兵作乱呢？”奏疏呈上去后，高宗未加批复，俊卿又请求当面陈述，言之谆谆，高宗这才明白。数月后，便委任张浚镇守建康。俊卿又上奏说：“内侍张去为暗中阻挠用兵，而且进呈躲避敌人的策略，动摇军心人情，请按照军法从事。”高宗说：“你真可谓有仁者之勇啊。”委任为权兵部侍郎。

金主完颜亮率军渡过淮河，俊卿奉旨整顿浙西水军，后来李宝由此才获得胶西大捷。完颜亮死后，朝廷命俊卿修治淮东堡砦屯田，所到之处负责安抚流民。金世宗即位后，重申旧好，朝臣大多主张和谈，俊卿上奏说：“和议本来是出于不得已，如果认为得到失地便是获利，那么一旦得而复失，也不过是虚有其表而已。现在不如要求两国和谈中先正名，名正则国家威严得以伸张，每年的岁币也可以减少若干。”于是，又上奏选将练兵、屯田减租的策略，选择有胆略的文臣担任军队参佐，使其熟悉军政武备，为国家储备将才。

孝宗受禅登基，俊卿又上奏说：“治理国家有三件根本举措：用人、赏功、罚罪，执行时必须要有至公至正之心，希望陛下略为留意。”升任中书舍人。当时孝宗一心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军事重任全部委托张浚。因为俊卿一向忠义，而且沉稳有谋略，便委任为以本来的职衔充任江、淮宣抚判官兼权建康府事。俊卿上奏说：“吴璘孤军深入，遭到敌军的全力抵抗，长期不能取胜，这在军事上非常危险。两淮形势十分危急，朝廷何不另外派遣水军舰队直捣山东，敌军势必要回师自救，这样吴璘可以乘胜平定关中。同时，我军乘着敌人援兵未至的机会，在山东又可以取得胜利，这是万世不朽的功业啊！”恰逢当

时朝廷主和派得势，吴璘最后被迫班师，俊卿也被召回朝廷。随后又上奏十件要事，即确定大政方针、明确纲纪制度、勉励风俗、赏罚严明、重视国家职权、遵守祖宗之法、蠲除苛捐杂税等。

隆兴元年，朝廷设置都督府，委任俊卿为礼部侍郎参赞军事。张浚谋划要大举北伐，俊卿认为形势尚未成熟，不可轻举妄动。恰好派出的间谍来报告敌军在边境聚积粮食，诸将都认为敌军必定在秋天发动进攻，主张先发制人，张浚于是在请示朝廷后出兵北伐。不久，邵宏渊果然在符离集大败，俊卿也退保扬州。主和派幸灾乐祸，对主战派大肆抨击。张浚上疏请罪，俊卿也请求处罚，被降职二级。谏官尹穡依附汤思退，奏请罢免张浚都督之职，改任宣抚使驻屯扬州。俊卿上奏说：“张浚如果确实不可再用，那么就另外委派其他将领；如果是想加以惩处，以观后效，那么通过降级表示惩罚，是历代通行的做法。现在夺去他都督的重任，安置在扬州一隅之地，即便有人为他求情，也会遭到台谏官员的攻击，势必使得人心涣散，又哪里有什么后效呢？批评者只知道厌恶张浚，必欲杀之而后快，却不肯为国家社稷考虑。希望陛下下诏告诫群臣要和衷共济，使张浚还有机会报效朝廷。”奏疏两次呈上，孝宗允准，当下任命张浚仍旧担任都督，还准备让他入朝为相，最终遭到汤思退、尹穡的排挤，被派到江淮视察军队。俊卿累次请求惩处，以宝文阁待制知泉州，又请求担任祠职，于是改任提举太平兴国宫。

汤思退被逐出朝廷后，太学生到宫门口下跪请愿，请求召回俊卿。乾道二年，入朝面见，孝宗百般安抚，于是抨击朋党的弊端，言辞甚是激烈。任命为吏部侍郎、同修国史。主张选用人才应当注重气节，有气节者即便有些过失也应当加以宽容，而那些奸邪小人虽然很有才干，但必须认真体察。钱端礼凭借外戚的身份出任参知政事，急于得到宰相之位，但却遭到馆阁侍从的反对。于是，秘密派人拜访俊卿，承诺只要俊卿帮忙，自己一旦任相，就援引他共同执政，遭到俊卿的拒绝。第二天，俊卿在为孝宗讲解《宝训》时，正好讲到外戚部分，便说：“我朝的家法规定外戚不允许参与朝政，此中寓含深意，希望陛下能够谨守勿失。”孝宗点头表示同意，而钱端礼则对他十分怨恨。随后出任建康府。一年多后，委任为吏部尚书。

当时孝宗还是未能戒除蹴鞠的爱好，有一次准备去白石游猎，俊卿引用汉代桓帝、灵帝，唐代敬宗、穆宗以及司马相如的言论加以劝谏，孝宗听后很高兴，说：“你能如此直言，可见忠诚之心，朕决心已下，一定要重用你。实际上当年朕还是藩王时，就已经知道你是忠臣了。”俊卿拜谢。

奉旨接待金国使者，于是拜为同知枢密院事。当时曾觐、龙大渊依仗曾是孝宗当年藩邸旧臣，作威作福，很多人都出于他们的门下。俊卿担任馆伴接待金国使者后，龙大渊作为他的副手，公事之外不跟他多说一句话，龙大渊登门拜谒，也闭门不纳。洪迈对俊卿说：“有人说郑闻被任命为右史，还说某人被授予某官，这话可信吗？”俊卿问他是从哪里听到的，回答说是龙大渊、曾觐说的。俊卿于是问孝宗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孝宗说：“朕何尝与这些人商量，一定是他们偷听到的。”随即下旨将二人逐出朝廷，人心大快。

金国通过边境官员传达文书，要求放回以前被宋军俘获的士卒。俊卿请朝廷按照这样的口径答复“两国盟约上说：俘虏与叛逃是两回事，俘虏遣返的已经很多，但是叛逃者却不应该遣送。况且我国两淮地区的百姓被贵国俘虏的不止数万，我国从未索取，正是因为害怕破坏和约，使得边境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如果因此使得两国交兵，那么道理曲直、战争胜负也就显而易见了。”

镇江军帅戚方克扣将士粮饷，俊卿上奏说：“内侍中有人是戚方的后台，应当一并惩处。”于是下诏罢免戚方，并将内侍陈瑶、李宗回交付大理寺，审问其贪污受贿的罪行。当年十一月准备举行郊祀仪式，却雷声阵阵，孝宗颁发手诏，告诫大臣，叶颙、魏杞因此被免职。俊卿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当时四明献上银矿，孝宗准备让工匠在后宫冶炼锻造。俊卿上奏说：“陛下不能专心于帝王的功业，却将心思花费在这些细小之事上，恐怕会被有见识的人笑话。”侍从官员梁克家、莫济同时请求外任，俊卿上奏说：“二人都是贤臣，离开朝廷未免可惜。”又上疏弹劾洪迈奸险谗佞，不应在皇帝身边担任侍从，孝宗于是将洪迈免职。又通过减轻福建应交纳钞盐的额度，免除江西的和籴、广西的折米盐钱，蠲除各地拖欠的金谷钱帛等措施，使得权力逐渐收归中书省。

龙大渊死后，孝宗怜惜曾觐，打算将他召回朝廷。俊卿说：“自从将此二人逐出朝廷后，人们无不拍手称快。现在将他重新召回，势必使得天下之人倍感失望。臣请求先免职。”孝宗于是不再坚持。殿前指挥使王琪巡视两淮城堡后回朝，举荐和州教授刘甄夫，受到朝廷的召见。俊卿上奏说：“王琪举荐将领军士乃是他的份内之事，一个教官是否有才，与他又有什么关系？”恰逢扬州奏报王琪传旨让增建城堡，现在已经竣工，俊卿于是询问孝宗，得知并没有这样的命令，于是说：“如果王琪敢假传圣旨，那么就不是小事。”又上奏说：“人主日理万机，岂能事必躬亲？依仗的正是纲纪、号令、赏罚这些制度、手段。如果不杀王琪，以儆效尤，别人又有什么不敢做的呢？”于是将王琪削职免官。

此前，朝廷都是通过直接颁发密旨来控制军队，宰相无权干涉，后来发生了内侍张方的事件，俊卿上奏说：“此后百官按照陛下御笔来处分事务，都必须先通过中书省审核才能实行。”孝宗表示同意。不久，因为内侍的反对又想收回成命，俊卿说：“张方、王琪的事件，陛下已经有了明确的处理意见，现在又突然对臣说：‘宫中即便取用些饮食之物，也要由中书省审核，岂不滞碍误事。’臣所关心的是朝廷大事，像三衙发兵、户部拨款之类的事情，难道是为了过问宫廷中的细微之事吗？臣等身为执政，不过就是履行出纳王命的职责。所有的奏疏建议都要取决于陛下本人，并非臣想要专权，况且这样做也不过是遵循旧制，并非新创。陛下要收回刚刚实行的成命，朝廷内外莫不惶恐，只怕会有奸险小人乘机进谗言，激怒陛下。”孝宗说：“朕怎么会因为小人的话怀疑你们呢？”

同知枢密院事刘珙在面奏时言辞激烈，孝宗很是生气，随后便下手诏任命刘珙为端明殿学士，到外地担任祠官。俊卿接到手诏后立即收藏起来，密奏说：“前天所上的奏札，其实是臣拟定的，如果陛下认为有罪，臣应当先被免职。至于刘珙的任命，臣不敢奉命施行。陛下自从即位以来，从善如流，体贴大臣，这些都体现了陛下的盛德。现在刘珙因为小事便被治罪，臣担心此后大臣会引以为戒，只会阿谀奉承，对于国家来说并非好事。”孝宗看后懊悔了很久，任命刘珙为江西统帅。俊卿随后上疏请罪，孝宗手诏挽留，并且说：“你即便请求一百

次，朕也绝不会同意。”

四年十月，委任俊卿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俊卿以选拔贤才为己任，提拔的官员都是一时之选，奖励廉洁君子，抑制奔竞小人。有人如果是可用之才，但资历尚浅，便向孝宗秘密推荐，自己却从不告诉别人。每次接待朝臣以及从远方进京的地方官员，都要询问他们对朝政以及人才安排的看法。

虞允文担任四川宣抚使，俊卿推荐他有宰相之才。五年正月，孝宗召集虞允文回朝担任枢密使，回朝后任命为右相，陈俊卿为左相。允文建议派遣使者出使金国，请求归还河南皇陵，俊卿先是当面陈述，随即又上疏认为不可。孝宗习练骑射之术，被弓弦击伤，以致视力受损，一直到六月才开始上朝处理政事。俊卿上疏说：“陛下数月不上朝，人们议论纷纷，这些都是宰相的责任，未能实现劝谏，导致圣德有亏。陛下勤于政事，恭敬简朴，清静寡欲，前代明君英主难以避免的习惯都能全部摒除，惟独对骑射之术不能忘怀。臣知道陛下并非为了享乐，而是志在恢复中原，因此才不辞辛苦，时时检阅，以激励士气。希望陛下此后能任智谋、明赏罚、讲信义，名声功业不胥而走，便可震慑万里之外的敌人，何需辗转百步之内的区区骑射之术？陛下身系国家百姓的安危休戚，希望能将今日之事作为永远的教训。”

曾觌任满回朝，俊卿预先为他安排了浙东总管的职位。孝宗说：“曾觌的意思好像不想担任此官。”俊卿说：“此前陛下将两人逐出朝廷时，人人欢喜。希望陛下能不顾私人感情，伸张公议。”最后曾觌只好快快地去。枢密承旨张说为亲戚求官，因为害怕俊卿，不敢开口，恰逢俊卿请假在家，于是向虞允文求情，允文同意了。俊卿听说孝宗已经批准了委任状，告诉主管官员扣留下来。张说十分恐慌，前来谢罪，允文也十分惭愧，但仍为之说项，俊卿最终也不同意，张说十分怨恨。吏部尚书汪应辰与允文政见不和，请求外任，俊卿数次举荐应辰刚毅正直，可以担任执政之任。孝宗起初同意，最后还是将应辰外放平江府任太守。从此孝宗逐渐倾向任命允文为首相，俊卿也数次请求解职。

第二年，允文重申规划皇陵的建议，孝宗手札告诉俊卿，俊卿说：“陛下缅怀祖宗，想要收复故土，臣虽疲弩，又怎会不懂慷慨激昂以迎

合陛下的谋略？但是国家大事必须制定万全之策，要等待一二年，等国力稍微充实不可，现在臣却不敢只图迎合，贻误国事。”随即闭门谢客，请求外任，于是以观文殿大学士帅福州，告辞时仍然劝孝宗疏远谗佞之人，亲近贤人，内修朝政，外攘强敌，不可轻易派遣使者出使。离朝后，允文最终还是派出使者，但并未如愿。曾觐也被召回朝廷加以重用，士大夫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俊卿到任后，为政宽厚，但对盗贼却严厉打击，海上交通通畅，因功升官。转运判官陈峴提议实行钞盐法，俊卿上疏宰相，认为福建与江淮情况不同，不应雷同，于是停止不行。第二年，请求担任祠官，被任命为提举洞霄宫。返乡居住，只有破屋数间，却依然自得，毫不介意。

淳熙二年，再次任命为福州知州。俊卿累次请求告老还乡，不准，授特进，起用为判建康府兼江东安抚。孝宗在垂拱殿亲自接见，赐座赐茶，俊卿乘机进谏：“将帅应当公开选拔，臣听说诸将却大多是通过贿赂。曾觐、王抃揽权纳贿，授官都通过宫中的批示来执行。有的贪官已经审理结案，宫中的内批却对审判结论加以否定，这样如何劝诫世人？”孝宗说：“你说的很有道理。”告辞当天，又上奏说：“臣离开朝廷十年，回来后看到都城中粮价低廉，人民安居，只有士大夫风气大变，让人担忧。”孝宗说：“什么意思？”俊卿说：“以前士大夫奔走于曾觐、王抃之门，十人之中不过一二人，而且还害怕被人知道，现在则多达七八人，而且是公开进行，毫无顾忌。人才的进退全由私人决定，对于朝廷而言并非好事。”孝宗说：“王抃恐怕不敢如此。曾觐虽然有时请托，朕大多都加以抑制，此后再不听从便是了。”俊卿说：“这些人声势一旦壮大，侍从、台谏官员大多出其门下，不敢跟陛下说实话。臣担心这些人会毁坏朝廷纲纪法度，败坏天下风气，使陛下的圣德有所亏缺。”孝宗下令中书省、枢密院二府长官在浙江亭为俊卿饯行。

俊卿离开建康十五年，当地父老都异常高兴。为政宽松简约，废除苛捐杂税。当时孝宗常常采用所谓“白札”，派送左右亲信直接送达地方，俊卿认为这样不合制度，孝宗手札中加以褒奖。升迁为太子少保，职任如故。八年，上章告老，以少师、魏国公退休。十三年十

一月去世，享年七十四岁。病重之际，手书告诫子孙，声称：“遗表中只感谢皇上的恩德，不要请求朝廷恩泽，也不要请求谥号，不要立碑。”孝宗听到讣告非常哀伤，停止视朝，赠太保，命本路转运使负责埋葬事宜，赐谥号正献。

俊卿孝顺友爱忠诚，出自天性，清静好礼，从未面现懒惰之容。平时并不健谈，似乎不善言辞，但在朝廷上却往往义正词严，正色高论，分别正邪，斥责权贵，毫无顾忌。凡是上奏申请的，都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安危的大事。特别器重汪应辰、李焘，尤其敬重朱熹，屡次向朝廷推荐。去世后，朱熹不远千里前往哭奠，又将他一生事迹写成行状。有文集二十卷。

有子五人，陈宓学业精深，官至承奉郎，朱熹为他亲自写过墓志铭。陈宓另外有传。

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寿人。其父虞祺，政和年间进士及第，官至太常博士、潼川路转运判官。允文六岁时开始诵读《九经》，七岁时便能提笔作文。凭借父亲的荫任入仕。后来其母去世，哀痛之极，形销骨立。下葬之后，仍然朝夕在坟墓旁边哭泣，坟墓边上有一株干枯的桑树，竟然飞来两只乌鸦前来筑巢。因为担心父亲孤身一人而且有病在身，七年不调动官职，几乎寸步不离左右。父亲去世后，才在绍兴二十三年进士及第，先是担任彭州通判，后来又代理黎州、渠州知州。

秦桧独掌朝政时期，对四川人士摒弃不用。秦桧死后，高宗打算录用川人，中书舍人赵达首先举荐允文，召见时允文认为人主一定要敬畏上天，安定人民，效法祖宗。又评论士风的败坏，认为凡是因为文章被进用的一定要抑制他的轻浮，因为言语进用的一定要克制他的巧诈，因为政绩进用的一定要去除他的苛酷，这样选拔的人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又谈论到四川财赋税收上的种种弊端。高宗欣然接纳。

任命为秘书丞，累次升迁为礼部郎官。金主完颜亮修治汴梁城，

南侵的意图已经很明显。王伦从北方出使归来，却说金朝十分恭敬，一意修好，汤思退于是率百官恭贺，对边防根本不去重视。后来金国使者施宜生无意之中泄漏敌情，张焘密奏朝廷。完颜亮又暗中派遣画工前来绘画临安的湖山风景，带回首都，完颜亮在上边亲笔赋诗，南侵的意图完全暴露。虞允文上疏说：“金国必然违反盟约，到时金军出动会有五条进军路线，希望陛下召集大臣商议，预先准备。”当时正是绍兴三十年正月。十月时，允文临时充任工部尚书担任去金国的贺正使，与金国负责接待的馆伴演习射箭，允文一箭中的，众人大为惊异。允文看到金国运粮造船的人非常多，在任务结束告辞时，完颜亮又说：“我准备到洛阳去赏花。”允文回朝后，将耳闻目睹之事一一禀报朝廷，竭力主张加强淮、海一线的防备。

擢升为中书舍人、直学士院。朝廷任命内侍统领作为近卫军的三衙管军，允文上奏说：“自古以来人主手中的大权，不是转移到奸臣之手，就是落入身边幸臣手中。秦桧独掌朝纲十八年，死后权力才重归陛下。近来三衙又交给宦官统领，宣和年间的教训离现在并不算远啊。”高宗恍然大悟，立刻免去宦官的军权。

金国使者王全、高景山前来祝贺高宗生辰，传达完颜亮之语，口气很不恭敬，并打算索取淮南地区，让将相大臣商议决定。高宗于是召集三衙大将赵密等人商议要举兵迎战，并命令侍从、台谏官员合议此事。宰相陈康伯传达高宗的指令，说：“今天不必讨论是战是守，只管商议如何作战。”任命成闵为京、湖制置使，率领五万禁军出屯襄阳、汉水上游。允文认为：“战争一旦发动便无暇修治道路，现在敌军虚张声势，意图使我军兵力分散，以便使其出兵淮南的阴谋得逞。”不听，最终还是派遣成闵出兵。七月，完颜亮迁都汴梁，允文又对陈康伯说：“成闵的军队估计现在已经到达江州、池州一带，应当让抵达池州的便驻扎在池州，抵达江州的便驻扎江州。如果敌军从长江上游出兵，荆、湖驻军便可在前方迎击，江州、池州的驻军在后方声援；如果敌军出兵淮西，那么池州驻军出兵巢县，江州驻军出兵无为，可以支援淮西，这样就可以使一支军队做两处用途。”陈康伯认为说的对，但最终成闵还是前进到武昌驻扎下来。

九月，完颜亮命令李通为大都督，在淮河上建造浮桥。完颜亮亲

率大军，号称百万，毡帐相连，战鼓之声不绝于耳。十月，金军从渦口渡过淮河。此前，刘锜主持淮东军务、王权主持淮西军务，到此时，王权首先放弃泸州，刘锜也撤回扬州，朝廷大为惊恐。高宗准备出海避难，陈康伯竭力主张御驾亲征。当月戊午日，派遣叶义问督军江、淮，允文作为参谋军事随军前行。王权又从和州逃回，刘锜也退到镇江，两淮之地全部丧失。

十一月壬申，完颜亮率大军兵临采石，准备渡江，另外派兵争夺瓜州。朝廷下令成闵取代刘锜、李显忠取代王权，并将刘锜、王权召回朝廷。叶义问接到圣旨，派遣虞允文前往芜湖督促李显忠与王权交接，并且犒劳采石戍军。丙子，允文到达采石，发现王权已经离开，而李显忠却尚未到任，此时敌军骑兵已经到达江对岸。宋军三五成群，解鞍束甲，坐在道旁，都是王权手下的败兵。允文意识到一味等待李显忠必然会贻误军机，于是立即召集诸将，以忠义相勉励，说：“金帛、诰命，都已经带来，只等着有功之人来领取。”众将说：“现在既然已经有了主帅，我们愿以死力战。”有人对虞允文说：“您是奉命前来犒劳军队的，并未受命督战，如果有人为此进谗言，您难道为此能承担责任吗？”允文怒斥说：“国家危殆，我又怎能躲避？”

到达江边时，看到江北金军已经筑起高台，两侧分别树立两面绛旗，两面绣旗，中间搭建黄色大帐，完颜亮高踞其中。间谍报告说，昨天敌军已经用黑色、白色马祭天，与诸将盟誓，明天准备渡江作战，今晨在玉麟堂早餐时，又通知三军先渡江的赏赐黄金一两。当时金兵实际有四十万人，战马八十万匹，而宋军却只有一万八千人。允文命令诸将排列大阵固定不动，将所有战船分为五队，两队帮着东西岸前进，一队停在长江中间，内藏精兵等待作战，另外两队藏在小港内，作为策应。宋军刚刚部署完毕，敌军已经开始鼓噪，完颜亮手持小红旗指挥数百艘战舰横江而来，瞬息之间抵达南岸的已经有七十艘，直逼宋军大阵。兵锋甚利，宋军为之后退少许。允文冲入阵中，拍着大将时俊的后背说：“你的胆略四方闻名，如果只敢站在阵后，只怕人们会把你看作小女子。”时俊随即手舞双刀，冲到阵前，战士也都殊死战斗。停在中流的宋军也用海鳅船冲击敌军，金军战舰很多被撞烂，敌军虽然伤亡过半，仍在坚持战斗，一直到傍晚时分仍未退兵。此时，

正好有一队溃兵从光州过来，允文立即授予他们军旗、战鼓，让他们从山后杀出来，金军怀疑宋兵援军赶来，这才撤兵而去。允文又命令弓箭手持强弓在后边追射，金军大败，留下尸体四千余具，两名万户被杀，五名千户以及五百多名女真被俘。金兵没有死在江上的，回营后又因为战败全部被完颜亮捕杀。允文向朝廷发去捷报，同时犒赏三军，对将士说：“敌人今日大败，明天一定还会再来。”到半夜时分，开始部署诸将，分出部分海舟逆流而上，另外又派兵截断杨林口。丁丑，敌军果然前来，几路人马前后夹击，金兵再次大败，战舰被焚毁三百余艘，逃窜而去。再次向朝廷发捷报。不久，敌人送来完颜亮的诏书，指名要交给王权，看上去双方曾有约定。允文说：“这是敌人的反间计。”回信答复说：“王权已被朝廷明正典刑，现在的主帅是李显忠，只希望两军开战，一决雌雄。”完颜亮看到回信大怒，烧毁了龙风车，将梁汉臣以及负责造船的工匠二人斩首，率军转攻瓜洲。梁汉臣其人，正是为完颜亮渡江出谋划策之人。

李显忠从芜湖赶来，允文对他说：“敌军攻入扬州，一定会和瓜洲的军队会合，而京口素无战备，我准备前往，您能分兵相助吗？”显忠分出李捧率领的一万六千人前往京口，叶义问也命令杨存中率部来会合。允文回到建康后，随即上疏，说：“敌军在采石大败，必定想从瓜洲渡江。现在我方精兵已经聚集在京口，严阵以待，可一战而胜。希望朝廷不要轻易下令撤兵。”

甲申，允文赶赴京口。敌军在滁河屯积重兵，筑坝储水，深数尺，将瓜洲口完全堵塞。当时杨存中、成闵、邵宏渊的军队都聚集在京口，不下二十万人，但是海鳅船却不足一百艘，战船只有五十余艘。允文认为江面上有风需要使用战船，没有风则使用船体较小的战舰，数量太少恐怕不敷使用。于是下令聚集木材，同时抓紧炼铁，将原来民用的马船组装为战舰，并且向平江府借调舰船，命令张深守卫滁河口，占据险要地形，同时派苗定驻扎在下蜀作为后援。庚寅，完颜亮到达瓜洲，允文与杨存中在江中实验战舰性能，命令战士脚踏车船在江中航行，围绕金山巡行三周，回转如飞，敌军张弓搭箭准备迎战，看到宋军船舰如此先进，相顾惊骇。完颜亮笑着说：“那不过是纸船罢了。”有一名将领跪下上奏，说宋军既然有防备，不可轻敌，不如先回扬州，